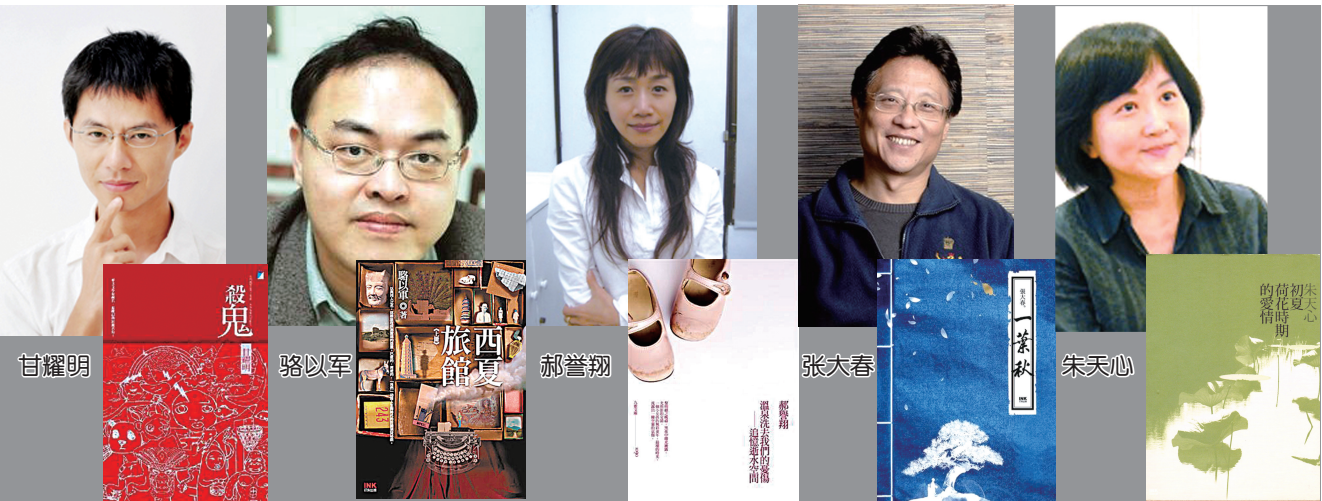


### 重出江湖的资深小说家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对于台湾的文学创作,即不断有渐趋轻薄短小,甚至文学凋零之议论,但顽强的文学创作之魂,到底从新世纪以降至今,在老中青各个世代的精神香火传承下,共同合力营造着台湾小说的另番风貌。因此,在小说创作上,尽管越来越呈现商品化、网络化的趋势,但回归文字界面的书写工作,仍为此一领域的精神主流。

资深作家中,成名于五、六十年代的司马中原与段彩华分别在21世纪推出了全新的作品,且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所谓的外省籍老兵。这两部作品一方面与时俱进地撷取历史的新进展,另一方面不随时光推移,依旧全心关注着自身所属族群,并抒发其一贯的历史情感。

60年代“现代文学”集团中的大将白先勇、王文兴也有新作发表。白先勇《Tea for Two》、王文兴《明月夜》一推出即获得肯定,相继入选年度小说选。《Tea for Two》继续延伸白先勇最后一个创作阶段以来的长期关怀,以同志情感、情欲与现实人生之间的遭际碰撞为主题。至于《明月夜》,则从笔记小说中衍生出故事,并与之展开今昔间的对话。年度小说主编者盛赞其在维持字字珠玑的文字风格下,还能显示出一派清爽、易懂



之新气象,不像当年为人诟病的《背海的人》那般晦涩难明。此外,东方白《头》、郑清文《阿子之死》《童伴》、黄春明《有一只怀表》,发表后也引起诸多回响,不论是情节故事,还是人物造型、场景氛围,亦仍散发着饱满的乡土气息。其中,东方白的《头》更成为《九十四年小说选》的年度小说。

颇为独特的是,李乔、王文兴这两位分别代表着台湾乡土写实风格与现代表现倾向的创作者,先后在《重逢:梦里的人·李乔短篇小说后传》《家变:写作过程回顾》中,以极为特别的书写,回顾、续写了各人的代表性小说,形成一种别有有趣的景象。

### 中坚力量的中生世代作家

堪称如今小说创作界中坚力量的中生代作家,大抵成名于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他们或持续至今迭有小说新作问世,或推出间隔十余年的全新创作。

例如在80年代名噪一时的黄凡,继2003年以《躁郁的国家》复出文坛之后,再次推出另一部长篇《大学之贼》,被赞

许为“台湾长篇小说的里程碑”。类似《躁郁的国家》之召唤旧作的氛围,《大学之贼》再次以80年代旧作《反对者》曾经处理过的大学院校人事权力关系题材及其背景展开铺陈。它以大学录取率突破百分之两百为开头,这一颇富黑色喜剧味道的开场,到了后来却发展成为类似于90年代初期另一部长篇《财阀》的故事,几乎成为家族争权夺利的大学版本。原本或许关乎台湾社会大学发展政策的黑色喜剧,就这样在充满人事权力斗争与佛学哲理议论的文字之中,草草了事。虽然颇为可惜,但到底还是见证了中生代作家在新世纪复出文坛的风貌。

以《吉隆春秋》《海东青》诸作闻名的第一代旅台马华作家李永平,新世纪再推出其“婆罗洲三部曲”的前两部《雨雪

饮食、旅行等等元素的揉合交融之中。例如《看得见的鬼》《附身》,以作家之故乡鹿港为原型,结合其地之乡土传奇故事、塑造出极为独特的灵异氛围;而《七世情缘之台湾:中国》则以一番缠绵多世的爱情故事,铺陈出李昂对于台海两岸盘根错节的历史关系之想象。至于《鸳鸯春膳》,更在近年来颇为兴盛的饮食文学风潮中另辟蹊径,融合虚构小说与饮食于一炉,别造饮食书写之生面。

三三集团中的朱氏姐妹,大多已在小说创作领域神隐许久,因此朱天心《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甫推出即引发热烈关注。这部以中年妇女日益消逝的魅力、日趋平淡无味的生活为基调,描写一个企图重新找回消逝的时间、消失的情感记忆之旅程,颇为别致地呼应了作家当



## 新世纪以来的台湾小说——

# 世代的薪火相传与族群的多元观点

□蓝建春

勾勒女作家略带清淡风格的乡土情调。郝誉翔的短篇集《幽冥物语》、长篇《初恋安妮》《那年夏天,最宁静的海》《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等作品,皆显示了强烈的虚构性甚至一种架空想象的景观,而就诉说故事的吸引力、渲染故事情境的感受力,甚至情感的动人之处,则以近作《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为最。此部作品取材自作家家庭成长经验,在父亲不断的情感出轨之线索中,同时也是不停地搬家迁移于台湾南北各地之过程中,刻印了更为重要的相关人物之内在旅程。

钟文音除“百年物语三部曲”的《艳歌行》《短歌行》《伤歌行》之外,另有《在河左岸》与《女岛行》两部长篇。诸作多以女性为视角,并借以勾勒或挖掘女性族群之命运,结合女性视野、家族叙事与台湾历史构成的另一大作,则出自陈玉慧《海神家族》。

骆以军起步虽晚,但已日渐奠定其在台湾小说创作领域之重要地位。新世纪中,陆续推出《遣悲怀》《远方》《我们》《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我爱罗》以及两卷本《西夏旅馆》。对于骆以军诸作,爱者所爱与恶者所恶大异其趣。大体言之,其华丽诡异的想象、近乎穿透真实与虚构的情境营造、刻意以流动式的散文体做为叙事语言与情节架构的去中心文本(开放性文本),在揉合生死命题与家族记忆之后,形成极具魅力或者极端引人反感的阅读效果。

另一个相似的作家舞鹤,虽然年轻时期即有创作尝试,但多年以后才正式展开其小说之路,并迅速在90年代以独特的小说语言、男性版本的精神探索甚至情欲挖掘,掳获部分台湾评论者的瞩目。21世纪持续有《鬼儿与阿妖》《乱迷》以及新旧作合集的《十七岁之海》问世。

### 新世代作家的无尽探索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相继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崭露头角的则是更

年轻的新世代作家。

被视为新乡土小说作家代表的甘耀明,除结集出版其众多得奖之作的短篇集《神秘列车》之外,另有《水鬼学校和失去妈妈的水獭》《杀鬼》两部长篇之作。以诙谐、趣味处理乡土及其历史题材,概为今日台湾新乡土小说之重要特征。《杀鬼》一作营造人类动物变形为造型,刻意援用当代大行其道的奇幻、推理元素,交织出一种生存异境。

纪大伟、洪凌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则积极透过科幻、奇幻等大众小说之类型元素,塑造出一批又一批变性人、雌雄同体、吸血鬼、多元性别之世界。典型如洪凌的多部曲“宇宙奥迪赛系列”《(星石驿站)《光之复仇》《永劫银河》《欽粒无涯》《上帝的永夜》《魔鬼的破晓》)以及短篇集《重返于世界的尽头》《皮绳偷虐邦》《银河灭》。

新世纪以降另有几位跨界的作者。长期各自在报导、评论与美术领域耕耘的蓝博洲、郭枫和谢里法,不约而同选择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各写出了《藤缠树》《老憨大传》和《紫色大稻埕》。一方面或许是人生阶段的薪突破、新尝试,但更为重要的恐怕还在于这三个人共同书写的历史题材充满了强烈的政治诠释性与历史见证之企图。

此外,多位少数民族作家如达悟族的夏曼·蓝波安、卑南族的巴代,亦属大器晚成。夏曼的长篇《黑色的翅膀》《天空的眼睛》、短篇集《老海人》,巴代的三部长篇《笛韵: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马铁路: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下)》《白鹿之爱》,各自以其鲜明的部落元素、族群历史、传说神话,为台湾小说的书写,注入族群传统的新意。

### 新世纪的期待

从上述小说作家之世代分布以观,整体上看来,资深世代的作家如司马中原、段彩华、郑清文、黄春明、东方白、白先勇等人,在步入新世纪之后,仍然以其

故事性为张本,为读者娓娓道来。中生代作家如张大春、黄凡、施叔青、李昂、平路,则逐渐不满于单独的故事提供,在情节构造或者人物造型之间转而援用更多的实验性元素。然而,中生代作家渐趋实验风格、去中心的开放文本结构、琐碎叙事等等现象,较诸新世代作家,则又显得相对保守。新世代作家,自骆以军至甘耀明、纪大伟诸人,不仅以无穷无尽的想象力、虚构的世界为爱好,甚或以语言、情节、人物、主题的扭曲模糊为能事。

观察近10余年来台湾本地的文学奖,获奖项肯定者中大致以六、七十年代生人居多。或许有鉴于此,2004年间时报文学奖编者即曾表示“新的小说浪潮隐然成形”。然而,此时恐怕仍然不能够轻易论断、褒贬此一浪潮。勇于下笔、乐于尝试,大概是这批受到新浪潮评语所期待的作家之通性;但换个角度来说,新进生力军在写作之际也难免基于一时兴起、有感而发,而非建立在素材的详实钻研、情感的逐日接触累积与意义的反刍提炼之上。

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类,故事性或者叙述面的表现技巧,是基本要素与要求之一;而一篇杰出之作,往往同时还得具备意义或者主题意识,不论它写的是社会问题、人生现象剖面,还是现代人的自我,或个人与社会的多重关系。至于一篇象征手法的小说要能呈现出深刻的意义,事实上远比选择写实手法困难得多。只不过,当某些读者惊讶于不采取写实手法呈现的小说能够如此光怪陆离、支离破碎之际,特别是又加上评论者以几个文学术语称赞、激赏之下,往往宁愿敬畏之而不愿加以挑战“它到底写了些什么”、“意义何在”。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仍然期待这些小说界新星,能够持续砥砺,以长跑者的运动精神、以十年磨一剑的苦心孤诣,化锐气为锐利的文学之眼,继续在未来的台湾小说创作中,带来一篇又一篇、一部又一部精彩绝伦的小说。

### 动态

#### 钟文音小说《短歌行》于日本翻译出版

钟文音台湾百年物语二部曲小说《短歌行》于2010年问世,获台湾文学馆日文出版补助,经上田哲二与山口守两任文学教授执笔翻译,耗费一年半时光,终于在2012年12月,由曾发行邱妙津《鳄鱼手记》与齐邦媛《巨流河》日文版本的“作品社”出版。日本如此评论《短歌行》:“鲜明地浮现人所所持的心之深渊,可说是台湾文学的金字塔。作者以宏观视野测度犀利描写这座岛屿近百年的历史舞台,以及男和女之间的纠葛和家族的苦难。”

#### 天问:第七届新诗新年峰会

2012年12月31日起,由台北教育大学语文创作所、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创世纪》《乾坤》诗刊、喜富文学网、文讯杂志社,以及大陆《读诗》《译诗》《评诗》《诗歌EMS》周刊共同主办“天问:第七届新诗新年峰会”于台北、高雄两地接力进行,共邀请唐晓渡、林莽、潘洗尘、树才、宋琳等16位大陆诗人来台参加。12月31日先于台北教育大学国际会议厅举办“两岸1960诗人高峰论坛·两岸60诗选首发会”,两场论坛主题分别为“两岸60诗人风云录——他们的崛起与民间诗刊力量的影响”和“两岸60诗人的诗经——环境下的书写光谱”。潘洗尘与颜艾琳合力企画推出的《生于60年代:两岸诗选》也于现场发表。2013年1月4日则于高雄佛光山寺举办了“天问诗人奖颁奖典礼/第七届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朗诵会”。

#### 2013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公布得主

1月9日,由财团法人台北市展基金会公布“2013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得主名单,计有小说类123件、非小说类380件作品竞争角逐。小说类得奖名单为:陈雨航《小镇生活指南》、郑清文《青板窑》、郭松桢《惊婚》;非小说类得奖名单为:徐重仁、庄素玉《流通教父徐重仁青春笔记:一生感动一生青春》、王健社《我叫我,爷爷》、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另一种历史书写》。(王为萱)



2012年11月2日,瑞士时间中午时分,国际著名英籍华裔作家、社会活动家韩素音在瑞士洛桑寓所仙逝,享年96岁。

韩素音的生命旅途中,无论是写作或是社会文化活动,始终都牵连着中国的命运。尤其在20世纪中叶之后的30多年里,我们曾经在封闭的孤独中奋斗,而她作为沟通世界的桥梁、传达中国声音的天使,努力让世界了解、同情与理解那个从苦难中奋起、不断迈向自信与尊严的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

韩素音于1917年9月12日出生在河南信阳周家谷,此时已近中秋月满,故取名周月宾,意为“月亮带来的小客人”。后又随族谱取名周光湖,属周氏仁德公第22孙。其父周映形生于成都郫县,1902年留学比利时,是中国第一代路矿专家。留学期间,他与当时比利时国防大臣的侄女玛格丽特·丹尼斯相爱,因家庭反对而私奔。父母的叛逆性格,无意中遗传给了欧亚混血的女儿。

自少女时代,韩素音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医生。她15岁在协和医院当打字员,17岁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读书,1935年秋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继续她的学业。留学期间,她常到图书馆里看书,那里的丰富藏书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她,不仅使她获得医学专业的知识,还使她在阅读西方文学名著中深深地爱上了文学。

韩素音多次说:“我的根在中国。”她一生的奋

## 沟通桥和守护神

——怀念韩素音女士 □阎纯德

韩素音虽有一张西方的面容,心却是中国心。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祖国遭受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她毅然放弃外祖父馈赠的巨额资产,中断学业回国:“中国是我的骨肉,我的灵魂,我的气息,我的生命!我要回到祖国去!没有什么爱比这种爱的力量更强大。”

在归国抗日的途中,韩素音无意地开始了自己的三段婚姻与传奇。1938年她在海轮上遇到从欧洲回国的国民党军官唐保黄,她被唐保黄要为拯救祖国而捐躯的精神所感动,两人相爱结婚。但是,婚后,唐保黄竭力反对她到前线做救护工作,要她当一安分的家庭妇女。为了精神寄托,她开始写日记和回忆录。其间,她把《目的地:重庆》初稿交给成都助产学校的修女玛利安修改。1941年,文稿得以发表,后又在美国出版。这本书,一方面使她坚定了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另一方面也触怒了唐保黄,骂她不守妇道,还狠毒地殴打她。1944年,韩素音又留学英国,入读伦敦女子医科大学,毕业后留在伦敦当外科医生。1947年,唐保黄回国在东北战场阵亡,韩素音也就结束了这一场痛苦的10年婚姻。翌年,韩素音获英国伦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到香港从医,并取得英国国籍。1952年,她嫁给出版商康柏,并改名为伊丽莎·康柏。其后,她到马来西亚继续行医,还为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创立而奔走,但她与康柏感情相悖,其婚姻最后也“无疾而终”。

50年代韩素音到新德里度假,在参观时与向导双双坠入爱河。1960年,印度因中印边界领土争端想攻打中国,要派一位高级军官领兵前往印中边界打仗,这位军官说:“中国是友好邻邦,不能打中国人。”印度将军非常恼火,训斥他:“你若不去就撤你的职!”他回答得很干脆:“撤职我也不去!”这个军官就是那个向导,中国名字叫陆文星,韩素音给起的。韩素音与陆文星相守至终,他们育有三个孩子,都在印度成家。

回忆一生,韩素音感慨良多:“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跑来跑去: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

韩素音多次说:“我的根在中国。”她一生的奋

斗都是为了中国的尊严和中国人民的福祉。20世纪50年代,她应周恩来的吁请,回国与在北京的父亲重逢。从1956年起,她经常来中国访问和考察,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接见。1986年韩素音中国欧洲科学交流基金会成立,担任主席,这个基金会的主旨就是振兴中国科学,促进中国现代化。她还出资为中国作家协会创立了“彩虹文学翻译奖”,激励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她还到世界各地演讲,介绍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民族、青年、妇女及知识分子等问题,发表大量关于中国的文章,出版客观介绍中国社会、生活、变革的《早晨的洪流》《餐风沐雨》《回面》《拉萨,开放的城市》《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周恩来和他的世界》《中国,2001年》等著作,为增进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

韩素音不仅是一位政治色彩鲜明的中国问题专家,更是一位以英文、法文写作的国际著名作家。1942年,她以韩素音为笔名在英、美发表了第一部小说《目的地:重庆》(合著)。1952年,她创作

的长篇自传体小说《魂宝》在美国出版,这是她的成名作,后改编为电影《生死恋》,1955年被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搬上银幕,并获得了两项奥斯卡奖。她还出版了《冬恋》《对影成一人》等多部小说,从此享誉国际文坛。1964年,韩素音怀着“吾欲在书中引入普世的人性”而开始撰写多部连续性的长篇传记小说,此类作品均取材于20世纪中国的风雨历史和复杂艰苦的社会生活,包括《伤残的树》《无鸟的夏天》(即《寂夏》)《凋谢的花朵》等几十部作品,无论是关于政治、历史、文化,还是偏重于文学的,无不与中国相依相恋。曾经风靡西方的《魂宝》,

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才被介绍到中国。马尔克姆·麦克唐纳说:“对于当代亚洲和东西方关系中那些极为重要的问题,我还没看到有哪一本书比韩素音的这本书表现得更具深邃的洞察力。”《魂宝》演绎一位有妇之夫马克·艾略特与一个有着欧亚混血儿的单身母亲的爱情故事。他们邂逅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相见恨晚。虽然爱得死去活来,却不为世俗所容。马克曾希望他们一起远走他乡,但她出于对中国的依恋,没有答应,于是马克义无反顾地奔赴朝鲜战场。在朝鲜,马克遭遇地雷而身亡。韩素音痛苦地描述这段爱情:“马克去了朝鲜战场,我只能在笔记本上给马克写信,我没有他的地址,信往哪儿寄呢?请‘朝鲜战争’转交?我们会在一起生活吗?我比以前更没有信心。那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海,痛苦的爱情。”马克一直从战地给她写信,她则把一封封无法投递的信都记在本子上。当她得知马克的死讯后,还是每天等着他的来信:“我知道他已经去世,但这种延期的、他还活着的假象使他的死变得虚幻。”

剥去爱情故事的外壳,尽管字里行间充满了恋人的生离死别,但是借助于历史的渲染,小说提升到令人惊心动魄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作品“诠释了历史和文化、政治与国家”,写出了“时代对人的剥夺”,这便是《魂宝》永远鲜活而不朽之处。

韩素音走了;但是,她的灵魂和精神还在中国……

